



鲁迅的另类签名:隼

1909年,留日归来的鲁迅到杭州两级师范学校教书。他在自己装订的《〈察罗堵斯德罗如是说〉绪言》译稿本的封面上,手绘了一个独特的图案,在几乎同尺寸大小的采集植物的记录本封面上,也画上了这个图案。(译稿本与记录本现均藏国家图书馆)这个独特的手绘图后来经常被误读为蜜蜂乃至火鸟,其实是隼。

留学日本时,鲁迅师从章太炎习文字学。在《说文解字》中,“隼,鹞或从隹、一”,是一个“十”字加一个代表鸟雀类意思的字根“隹”,合之意为直接从空中猛扑而下的鸟,即鹰隼之类的猛禽。

查鸟类学专著,隼形目包括所有的鹰类和隼类,隼科属中小型日行性猛禽。喙短而强壮带钩,

身体呈锥状,两翼尖长,尾较长,为圆尾或楔尾。常栖息于林缘和开阔之境,飞行迅速有力。隼科中的游隼,在我国广泛分布,其腹部具有清晰的横纹,有时在空中巡猎,发现猎物后快速俯冲追击,甚至会伸出双脚“攥拳”击打猎物。还有一种红腿小隼,捕食前常有点头动作。这些特点都形象地反映在了鲁迅设计的图案里

“隼”字的金文大篆、小篆写法,与鲁迅的设计非常相像,可见鲁迅是以之为底,稍加艺术处理。鲁迅手绘的图案里鸟的形象仿佛有一大一小两只头,大的头部眼目清晰,距离观者较近,小的线条简单,距离较远,仿佛用视觉暂留现象展现疾飞,确有神速勇猛之态。

鲁迅在情感上是亲近狮虎鹰隼等猛兽的,甚至宁肯以身饲之,在《半夏小集》中,他如此写道:

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,我情愿喂狮虎鹰隼,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。养肥了狮虎鹰隼,它们在天空,岩角,大漠,从莽里是伟美的壮观,捕来放在动物园里,打死制成标本,也令人看了神旺,消去鄙吝的心。

“隼”是鲁迅使用的笔名之



一,寄托了希望、奋飞的凌云之志。鲁迅具笔名“隼”的首发文章为1934年9月30日作的《“以眼还眼”》,1935年又有七篇论“文人相轻”的杂文,均缀此笔名发表。1934-1936年间与友人台静农、郑振铎、徐懋庸、黎烈文通信,署名多用“隼”。

由“隼”衍生而成的笔名还有“翁隼”,老健的鹰;“旅隼”,游击的鹰,这些笔名正是“迅”“迅”“迅行”“令飞”“神飞”等笔名的同义变体。许广平说:“旅隼和鲁迅音相似,或者从同音蜕变。隼性急疾,则又为先生自喻之意。”鲁迅一生书斋漂泊,辗转各地,在上海

时所做杂文,还署过“旅沪一记者”“旅沪记者”等名。“旅隼”正似游隼,令人联想到搏击长空、深攻人敌、勇猛迅疾的战士。

更有意味的是,“隼”与“迅”的发音在绍兴方言里是一样的,“旅隼”即“鲁迅”,听上去是一个词。在1927年8月1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,鲁迅写道:“案迅即隼,隼即隼之简笔,与禹与禺,也与它无异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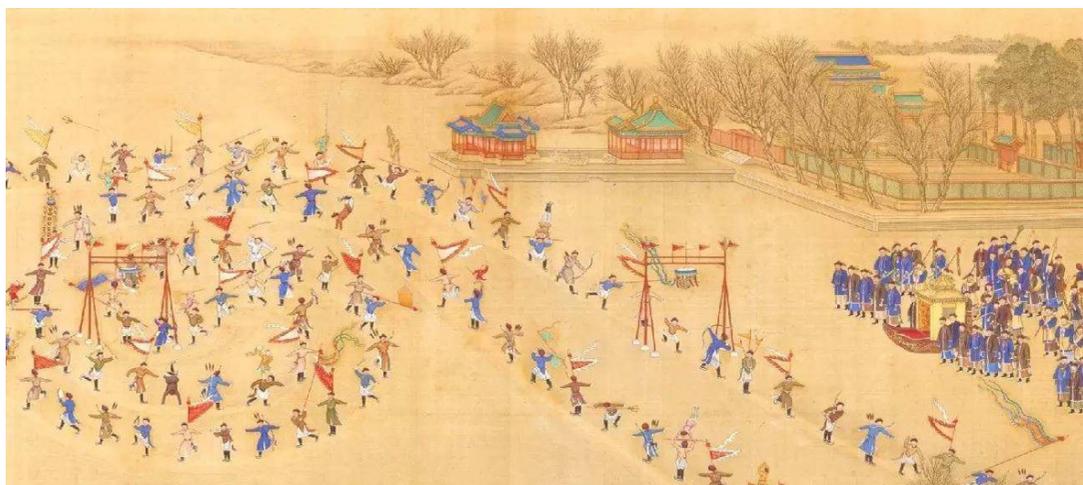
所以,“隼”的设计图案,是鲁迅早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教书时便开始使用的另类签名。



古人的『冰上运动』

有人称,最早记载中国冰雪运动的文字见于志怪古籍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:“有钉灵之国,其民从膝以下有毛,马蹄,善走。”因《山海经》佶屈聱牙、晦涩难懂,如何理解难以形成统一标准。故而,千百年来,人们对其意理解也见仁见智,晋代著名文学家、训诂学家郭璞注释为,钉灵国民的膝盖以下长有长毛,形似靴子,跑起来便能“自鞭奋蹄”。

而东晋刘宋时期著名史学家裴松之注释《魏略》却说,“乌孙长老言,北丁令有马胫国,其人声如雁鹳,从膝以上身头,人也。膝以下生毛,马胫马蹄,不骑马而走疾于马。”不过,我更倾向现代人“想当然”的注释,因北方少数民族天气寒冷,常年下雪,人们习惯穿带毛的长筒靴子,脚踏滑雪板走路,行动速度极快。



其实,直接记载“冰雪运动”的文字,隋唐时期才初现端倪。《隋书·列传·卷四十九》“契丹室韦”条曰:“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,分为九部落……气候最寒,雪深没马。冬则入山,居土穴中……射猎为务,食肉衣皮……地多积雪,惧陷坑阱,骑木而行。”南北室韦皆古代东北部少数民族,在气候严寒、积雪甚深的环境下,当地人发明了木质滑雪工具,堪称一种省力便捷的交通出行方式。

而“冰上运动”文字记载最早见于《新唐书·列传·卷一百四十二》“回鹘下”条谓:“东至木马突厥三部落……

桦皮覆室,多善马,俗乘木马驰冰上,以板藉足,屈木支腋,蹴辄百步,势迅激。”意思是,向东可到木马突厥三部落,这里人用桦树皮做屋顶,多好马,习俗在冰上乘木马奔驰。所谓木马,即用板系在脚上,用弯木支在腋下,一使劲就可溜出百步,既快又有力量。

宋代开始,冰雪运动便不再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专利。北宋孟元老和沈括的史料笔记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梦溪笔谈》等均有中原地区的冰上游戏的记载。明清时期,踏雪、滑冰等冰雪运动便大踏步向娱乐化、大众化方向发展。

